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搜神記卷一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鑑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錢萬卷

子部十二

搜神記

小說家類二 異聞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搜神記二十卷舊本題曰晉干寶撰寶字令升新蔡人元帝時以著作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本傳稱寶感父婢再生事遂撰集古今靈祇神異人物變化為一書其自序一篇併載本傳是書隋唐志皆著録而宋

晁公武陳振孫諸家皆不載王應麟玉海引
崇文總目云搜神總記十卷不著撰人名氏
或云干寶撰非也又胡震亨跋云此書有謝
鎮西之稱攷謝尚于穆帝永和間加鎮西將
軍寶書成嘗示劉惔惔卒于明帝大寧間則
鎮西之號去書成時尚後二十餘年疑亦經
後人附益非寶之舊今考太平寰宇記青陵
臺條下引搜神記韓憑化蛺蝶事此本無之

勘驗太平廣記所引又一一與此本合二書皆宋初所修不知何以互異疑樂史所引乃寶書李昉所引乃總記後人傳寫每卷析而為二故與崇文總目十卷之數不合耳疑以傳疑今姑仍舊題著之於録焉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搜神記原序

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又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吕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冊猶尚若此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途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

學士不絶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採訪近世之事茍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發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畧之旨成其微説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録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干寶令升

搜神記卷一

晉 干寳 撰

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天下號神農也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氷玉散以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常入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僊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遊人間今之雨師本是焉

赤将子轝者黄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啗百草華至堯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於市門中賣繳故亦謂之繳父

甯封子黄帝時人也世傳爲黄帝陶正有異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之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七寸兩

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松者

簡松也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彭祖者殷時大夫也姓籛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

中子歷夏而至商末號七百歲常食桂芝歷陽有彭

祖僊室前世云禱請風雨莫不輙應常有兩虎在祠

左右今日祠之訖地則有兩虎跡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食桃葩爲孔甲龍師孔甲

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山木

皆燔孔甲祠而禱之未還而死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多桃在峨眉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

崔文子者泰山人也學仙于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

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篚須臾化爲大鳥開而視之翻然飛去

冠先宋人也釣魚爲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冠帶好種荔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上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祠之

琴高趙人也能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

弟子期之曰明日皆潔齋候于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魚出來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乃復入水去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朝散上紫色衝天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從東南去城邑數萬人豫祖安送之皆辭訣

有人入焦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盤石石厚五

尺曰此石穿當得道積四十年石穿遂得神仙丹訣

魯少千者山陽人也漢文帝嘗微服懷金過之欲問其
道少千拄金杖執象牙扇出應門

淮南王安好道術設厨宰以候賓客正月上午有八老
公詣門求見門吏白王王使吏自以意難之曰吾王
好長生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公知不見乃更
形爲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
公援琴而絃歌曰明明上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

來下兮公將與余生毛羽兮升騰青雲蹈梁甫兮觀見三光遇北斗兮驅乘風雲使玉女兮今所謂淮南操是也

劉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遇異人授以秘訣遂得仙能召鬼潁川太守史祈以為妖遣人召根欲戮之至府語曰君能使人見鬼可使形見不者加戮根曰甚易借府君前筆硯書符因以叩几須臾忽見五六鬼縛二囚於祈前祈熟視乃父

母也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叱祈曰汝子孫不能光榮先祖何得罪神仙乃累親如此祈哀驚悲泣頓首請罪根黙然忽去不知所之

漢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嘗自縣詣臺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候望之言其臨至時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使尚書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薊子訓不知所從來東漢時到洛陽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皆見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顔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有人於長安東霸城見與一老公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

漢陰生者長安渭橋下乞小兒也常於市中匃市中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市中乞衣不見汚如故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乞又械欲殺之乃去灑之者家屋室自壞殺十數人長安中謡言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穀城鄉平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數死而復生時人爲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上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復雨水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

但見平衣杖革帶後數十年復爲華陰市門卒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通嘗在曹公座公笑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畧備所少者吳松江鱸魚爲膾放云此易得耳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于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公大拊掌會者皆驚公曰一魚不周座席得兩爲佳放乃復餌釣之須臾引出皆三尺餘生鮮可愛公便自前膾之周賜座席公曰今既得鱸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公恐其近道

買因曰吾昔使人至蜀買錦可勅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須臾還得生薑又云於錦肆下見公使已勅增市二端後經歲餘公使還果增二端問之云昔某月某日見人於肆下以公勅勅之後公出近郊士人從者百數放乃賣酒一甖脯一斤手自傾甖行酒百官百官莫不醉飽公怪使尋其故行視沽酒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怒陰欲殺放放在公座將收之却入壁中霍然不見乃募取之或見于市欲捕之而市

人皆放同形莫知誰是後人遇放于陽城山頭因復遂之遂走入羊羣公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今既驗但欲與相見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人即云此羊是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於是遂莫知所取焉老子曰吾之所以爲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儔可謂能無身矣豈不遠也哉

孫策欲渡江襲許與于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熇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所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如吉耶而先趨附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路艱澀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

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策既殺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瘡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吉瑯琊人道士

介琰者不知何許人也住建安方山從其師白羊公杜受玄一無爲之道能變化隱形嘗往來東海暫過秣陵與吳主相聞吳主留琰乃爲琰架宮廟一日之中

數遣人往問起居琰或爲童子或爲老翁無所食啗不受餉遺吳主欲學其術琰以吳主多内御積月不教吳主怒敕縛琰著甲士引弩射之弩發而繩縳猶存不知琰之所之

吳時有徐光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索瓣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凡言水旱甚驗過大將軍孫綝門褰衣而趨左右唾踐或問其

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聞惡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陵上車有大風盪綝車車爲之傾見光在松樹上拊手指揮嗤笑之綝問侍從皆無見者俄而景帝誅綝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食言及變化之事客曰事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玄曰君得無即欲有所見乎乃嗽口中飯盡變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久之玄乃張口蜂皆飛入玄嚼食之

是故飯也又指蝦蟆及諸行蟲燕雀之屬使舞應節

如人冬爲客設生瓜棗夏致氷雪又以數十錢使人

散投井中玄以一器于井上呼之錢一一飛從井出

爲客設酒無人傳杯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

嘗與吳主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帝曰百姓思雨寧

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書符著社中頃刻間天地

晦冥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書符擲水中

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之

吳猛濮陽人仕吳爲西安令因家分寧性至孝遇至人丁義授以神方又得秘法神符道術大行嘗見大風書符擲屋上有青烏銜去風即止或問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道士求救驗之果然西安令干慶死已三日猛曰數未盡當訴之于天遂卧屍旁數日與令俱起後將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不得渡猛乃以手中白羽扇畫江水橫流遂成陸路徐行而過過訖水復觀者駭異嘗守潯陽參軍周家有狂風暴起猛

即書符擲屋上須臾風靜

園客者濟陰人也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終不娶嘗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神蛾止香草之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神女夜至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食蠶得繭百二十頭大如甕每一繭繅六七日乃盡繅訖女與客俱仙去莫知所如

漢董永千乘人少偏孤與父居肆力田畝鹿車載自隨

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爲奴以供喪事主人知其賢與錢一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主人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子妻遂與之俱主人謂永曰以錢與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縑百疋於是永妻爲主人家織十日而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耳語畢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初鉤弋夫人有罪以譴死既殯屍不臭而香聞十餘里

因葬雲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冡開視棺

空無屍惟雙履存一云昭帝即位改葬之棺空無屍

獨絲履存焉

漢時有杜蘭香者自稱南康人氏以建業四年春數詣

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

遣授配君可不敬從傳先名改碩碩呼女前視可十

六七說事邈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

支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嶽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飄輪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復來作詩曰逍遥雲漢間呼吸發九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著蕷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碩食二枚欲留一不肯令碩食盡言本為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大歲東方卯當還求君蘭香降時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魔

自可愈疾淫祀無益香以藥爲消魔
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夜獨宿夢有
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知瓊
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從夫超當其夢
也精爽感悟嘉其美異非常人之容覺寤欽想若存
若亡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駕輜軿車從八婢
服綾羅綺繡之衣姿顏容體狀若飛仙自言年七十
視之如十五六女車上有壺榼青白瑠璃五具飲啗

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食謂超曰我天上玉女見遣下嫁故來從君不謂君德宿時感運宜爲夫婦不能有益亦不能爲損然往來常可得駕輕車乘肥馬飲食常可得遠味異膳繒素常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爲君生子亦無妬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義遂爲夫婦贈詩一篇其文曰飄浮勃逢敖曹雲石滋芝一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虛感應運來相之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菑此其詩之大較其文二

百餘言不能悉錄兼註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爲屬
故其文言旣有義理又可以占吉凶猶揚子之太玄
薛氏之中經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作夫婦
經七八年父母爲超娶婦之後分日而燕分夕而寢
夜來晨去倏忽若飛唯超見之他人不見雖居闇室
輒聞人聲常見蹤跡然不覩其形後人怪問漏泄其
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雖與君交不願人知而
君性踈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復與君通接積年交結

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勢不得不爾各自努力又呼侍御下酒飲啗發篋取織成裙衫兩副遺超又贈詩一首把臂告辭涕泣流離肅然昇車去若飛迅超憂感積日殆至委頓去後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濟北魚山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頭有一車馬似知瓊驅馳前至果是也遂披帷相見悲喜交切控左援綏同乗至洛遂爲室家剋復舊好至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日往來每於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

九月九日旦十五日輒下往來經宿而去張茂先爲之作神女賦

搜神記卷一

搜神記卷二

晉 干寶 撰

壽光侯者漢章帝時人也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婦因以安又有大樹樹有精人止其下者死鳥過之亦墜侯劾之樹盛夏枯落有大蛇長七八丈懸死樹閒章帝聞之徵問對曰有之帝曰殿下有怪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侯曰

此小怪易消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乃設法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即使解之或云漢武帝時殿下有怪常見朱衣披髮相隨持燭而走帝謂劉憑曰卿可除此否憑曰可乃以青符擲之見數鬼傾地帝驚曰以相試耳解之而甦

樊英隱於壺山嘗有暴風從西南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嗽之乃命計其時日後有從蜀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雲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滅

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爲丈夫與東陽趙昞並善方術時遭兵亂相遇於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爲不流昞次禁楊柳爲生稊二人相視而笑登年長昞師事之後登身故昞東入長安百姓未知昞乃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驚怪昞笑而不應屋亦不損

趙昞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昞乃張帷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敬服從者如歸長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民爲立祠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

徐登趙昞貴尚清儉祀神以東流水削桑皮以為脯

陳節訪諸神東海君以織成青襦一領遺之

宣城邊洪為廣陽領校母喪歸家韓友往投之時日已

暮出告從者速裝東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

十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苦

留之不得其夜洪歘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

婢二人皆被創因走亡數日乃於宅前林中得之已

自經死

鞠道龍善爲幻術嘗云東海人黃公善爲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詔遣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爲虎所殺

謝糺嘗食客以朱書符投井中有一雙鯉魚跳出即命作膾一坐皆得徧

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復續吐火所在人士聚觀將斷時先以舌吐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

頭半舌猶在既而還取合續之坐有頃坐人見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否其續斷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中斷之已而取兩斷合視絹布還連續無異故體時人多疑以爲幻隂乃試之眞斷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中取火一片與黍餹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張口火滿口中因就爇取以炊則火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爇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向物也

扶南王范尋養虎於山有犯罪者投與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大蟲亦名大靈又養鱷魚十頭若犯罪者投與鱷魚不噬乃赦之無罪者皆不噬故有鱷魚池又嘗煑水令沸以金指環投湯中然後以手探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即焦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内時嘗以弦管歌舞相歡娱競爲妖服以趣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

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皇來乃巫俗也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連綬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圍棊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命菊花舒時并採莖葉襍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歲

焉

漢武帝時幸李夫人夫人卒後帝思念不已方士齊人李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施帷帳明燈燭而令帝居他帳遥望之見美女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帝愈益悲感爲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娜娜何冉冉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人

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即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俄而得見之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能得住當出户時忽掩其衣裾户閒掣絶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家葬之開冢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吳孫休有疾求覡視者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鵝而埋于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使覡

視之告曰若能説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厚賞而即信矣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白頭鵠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眞形而定不復移易不知何故敢以實上

吳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别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鑒之不得相近久

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更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合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夏侯弘自云見鬼與其言語鎮西謝尚所乘馬忽死憂惱甚至謝曰卿若能令此馬生者卿眞爲見鬼也弘去良久還曰廟神樂君馬故取之今當活尚對死馬坐須臾馬忽自門外走還至馬尸間便滅應時能動

起行謝曰我無嗣是我一身之罰弘經時無所告曰頃所見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後忽逢一鬼乘新車從十許人著青絲布袍弘前提牛鼻車中人謂弘曰何以見阻弘曰欲有所問鎮西將軍謝尚無兒此君風流令望不可使之絕祀車中人動容曰君所道正是僕兒年少時與家中婢通誓約不再婚而違約今此婢死在天訴之是故無兒弘具以告謝曰吾少時誠有此事弘於江陵見一大鬼提矛戟有隨從小

鬼數人弘畏懼下路避之大鬼過後捉得一小鬼問此何物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雞薄之即差弘曰今欲何行鬼曰當至荆揚二州爾時比日行心腹病無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殺烏雞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治中惡輒用烏雞薄之者弘之由也

搜神記卷二

搜神記卷三

晉 干寶 撰

漢永平中會稽鍾離意字子阿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

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璧有七何藏一耶伯叩頭出之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畧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

右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案有不清塵土
投汙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簏中起
衣物盡燒而篋簏故完婦女婢使一旦盡失其鏡數
日從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還汝鏡女孫年三四歲
亡之求不知處兩三日乃於圊中糞下啼若此非一
汝南許季山者素善卜卦卜之曰家當有老青狗物
內中侍御者名益喜與共爲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
喜歸鄉里仲英從之怪遂絕後徙爲太尉長史遷魯

相

太尉橋玄字公祖梁國人也初為司徒長史五月末於中門臥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捫摸之壁自如故還牀復見心大怖恐其友應劭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劭曰鄉人有董彦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賾索隱窮神知化雖眭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筮者間來候師王叔茂請往迎之須臾便與俱來公祖虛禮

盛饌下席行觴彥與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
言廿誠有踧踖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
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
也六月上旬雞明時聞南家哭即吉到秋節遷北行
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
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至六月九日未
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七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
後爲度遼將軍歷登三事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善易卜安平太守東萊王基字伯輿家數有怪使輅筮之卦成輅曰君之卦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便去又烏來入室中與鷰共鬬鷰死烏去有此三卦基大驚曰精義之致乃至於此幸爲占其吉凶輅曰非有他禍直客舍久遠魑魅罔兩共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者直老書佐耳烏與鷰鬬

者直老鈴下耳夫神明之正非妖能害也萬物之變非道所止也久遠之浮精必能之定數也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故知假托之數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雊太戊之階非桑所生然而野鳥一雊武丁爲高宗桑穀暫生太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爲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神奸污累天真後卒無他遷安南督軍後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爲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爲蛇老鈴

下爲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爲見於爻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定體或大爲小或小爲大固無優劣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高之子而鯀爲黄能意爲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黔喙之類也況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黒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爲蛇烏不亦過

乎

管輅至平原見顔超貌主夭亡顔父乃求輅延命輅曰子歸覔清酒一榼鹿脯一斤卯日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碁次但酌酒置脯飲盡更斟以盡爲度若問汝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顔依言而往果見二人圍碁顔置脯斟酒于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顧數巡北邊坐者忽見顔在叱曰何故在此顔惟拜之南面坐者語曰適來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坐

者曰文書已定南坐者曰借文書看之見超壽止可十九歲乃取筆挑上語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顏拜而回管語顏曰大助子且喜得增壽北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從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此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

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其室中今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無復疾病

利漕民郭恩字義博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

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寃痛自訴於天耳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性深沈有思義少爲書生
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卧鼠囓其左手中
指意甚惡之以問智智爲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
能當爲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横文後三寸爲田
字可方一寸二分使夜露手以卧有大鼠伏死於前
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淳于智卜之曰君安宅失宜
故令君困爾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

十步當有一人賣新鞭者便就買還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萬餘於是業用既展病者亦無恙

譙人夏侯藻母病困將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叫藻大愕懼遂馳詣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然其禍僅可免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

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

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搥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即爲犬所咋死母病遂差

郭璞字景純行至廬江勸太守胡孟康急回南渡康不從璞將促裝去之愛其婢無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

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投符於井中數千赤衣人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

趙固所乘馬忽死甚悲惜之以問郭璞璞曰可遣數十人持竹竿東行三十里有山林陵樹便攪打之當有一物出急宜持歸於是如言果得一物似猿持歸入門見死馬跳梁走往死馬頭噓吸其鼻頃之馬即能起奮迅嘶鳴飲食如常亦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

資給

揚州別駕顧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餘令郭璞筮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嘉冢墓枯楊無英華振動遊魂見龍車身被重累嬰妖邪法由斬祀殺靈蛇非已之咎先人瑕案卦論之可奈何球乃迹訪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病後有羣鳥數千迴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農行過舍邊仰視見龍牽車五色晃爛其大非常有頃

遂滅

義與方叔保得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厭之求之不得唯羊子玄有一白牛不肯借璞爲致之即日有大白牛從西來徑往臨叔保驚惶病即愈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若人王旻因貨殖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

塞乃思曰敎任莫任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遂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鄰比欲媾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將餔呼旻洗沐重易巾幘旻悟曰敎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妻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覺驚呼隣里共視皆莫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録狀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

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亡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非康亡乎由是辨雪誠遇明即活之效

隗炤汝陰鴻壽亭民也善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雖爾困慎莫賣宅也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板往責之勿負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至期有龔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賫板責之使者執板不

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負錢此何緣爾邪妻曰夫臨亡手書板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抵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而莫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其妻曰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五百斤盛以青甖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果

得金皆如所卜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善占卜亦行京費厭勝之術

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

鼉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俟女發時張囊

著窻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須臾間見囊大脹

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

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

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病遂差

會稽嚴卿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而非刼也序不信卿曰既必不停宜有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止得駁狗無白者卿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止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序家無恙

沛國華佗字元化一名旉琅邪劉勲爲河内太守有女年幾二十苦脚左膝裏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黄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便以鐵椎横貫

蛇頭蛇在皮中動揺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

佗嘗行道見一人病咽嗜食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聲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虀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

搜神記卷三

搜神記卷四

晉 干寶 撰

風伯雨師星也風伯者箕星也雨師者畢星也鄭玄謂司中司命文星第四第五星也雨師一曰屏翳一曰號屏一曰玄冥

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

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

文王以太公望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爲東海婦欲歸今爲灌壇令當道有德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疾雨大風疾雨是毁其德也文王覺召太公問之是日果有疾雨暴風從太公邑外而過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

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也曾至泰山之側忽于樹間逢

一絳衣騶呼班云泰山府君召班班驚愕逡廵未答復有一騶出呼之遂隨行數十步騶請班暫瞑少頃便見宫室威儀甚嚴班乃入閤拜謁主爲設食語班曰欲見君無他欲附書與女壻耳班問女郎何在曰女爲河伯婦班曰輒當奉書不知縁何得達答曰今適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班乃辭出昔騶復令閉目有頃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須臾果有一女僕出取書而沒少頃復出云河伯

欲暫見君婢亦請瞑目遂拜謁河伯河伯乃大設酒食詞旨殷勤臨去謂班曰感君遠爲致書無物相奉於是命左右取吾青絲履來以貽班班出瞑然忽得還舟遂於長安經年而還至泰山側不敢潛過遂扣樹自稱姓名從長安還欲啟消息須臾昔騶出引班如向法而進因致書焉府君請曰當别再報班語訖如廁忽見其父著械徒作此輩數百人班進拜流涕問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見遣三年今已二

年矣困苦不可處知汝今爲明府所識可爲吾陳之
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班乃依教叩頭陳乞府君
曰生死異路不可相近身無所惜班苦請方許之於
是辭出還家歲餘兒子死亡畧盡班惶懼復詣泰山
扣樹求見昔騶遂迎之而見班乃自說昔辭曠拙及
還家兒死亡至盡今恐禍故未已輒來啟白幸蒙哀
拯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語君死生異路不可相近故
也即勑外召班父須臾至庭中問之昔求還里社當

爲門户作福而孫息死亡至盡何也答云久别鄉里自忻得還又遇酒食充足實念諸孫召之於是代之父涕泣而出班遂還後有兒皆無恙

宋時弘農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又五行書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遠行溺沒不返

吳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

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人悉追馬至暮不返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因問女郎何姓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少年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繹絡把火見城郭邑居既入城進廳事上有信幡題云河伯信俄見一人年三十許顏色如畫侍衛煩多相對欣然勅行酒笑云僕有小女頗聰明欲

以給君箕箒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勅備辦會就郎
中婚承白已辦遂以絲布單衣及紗袷絹裙紗衫褌
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
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經大會客拜閣四日云禮既
有限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婿别涕泣而分又
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
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别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
三卷方一卷脉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

致神驗後母老兄喪因還婚宦

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鄭容從關東來將入函關西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疑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問鄭容曰安之答曰之咸陽車上人曰吾華山使也願託一牘書致鎬池君所子之咸陽道過鎬池見一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欵梓當有應者即以書與之容如其言以石欵梓樹果有人來取書明年祖龍死

張璞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爲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於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夢廬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採擇用致微意妻覺怪之婢言其情於是妻懼催璞速發中流舟不爲行闔船震恐乃皆投物於水船猶不行或曰投女則船爲進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門奈何璞曰吾不忍見之乃上飛廬卧使妻沉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

得去璞見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乃復投巳女及得渡遥見二女在下有吏立於岸側曰吾廬君主簿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後問女言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也

建康小吏曹著爲廬山使所迎配以女婉著形意不安屢屢求請退婉潸然垂涕賦詩序别并贈織成褌衫

宮亭湖孤石廟嘗有估客下都經其廟下見二女子云可爲買兩量絲履自相厚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并

箱盛之自市書刀亦内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内破魚腹得書刀焉

南州人有遣吏獻犀簪於孫權者舟過宫亭廟而乞靈焉神忽下教曰須汝犀簪吏惶遽不敢應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復下教曰俟汝至石頭城返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達石頭忽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剖之得簪

郭璞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𠫵軍時有一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怪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名曰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深尺餘郡紀綱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𨛬亭驢山君鼠使至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遂去不復見

廬陵歐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爲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上

多風塵有數吏乘車馬來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須臾達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無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後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遺君者君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青洪君乃求如願使逐明去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輙得數年大富

益州之西雲南之東有神祠剋山石爲室下有神奉祠之自稱黄公因言此神張良所受黄石公之靈也清淨不宰殺諸祈禱者持一百錢一雙筆一丸墨置石

室中前請乞先聞石室中有聲須臾問來人何欲既言便具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

永嘉中有神見兖州自稱樊道基有嫗號成夫人夫人好音樂能彈箜篌聞人絃歌輒便起舞

沛國戴文謀隱居陽城山中曾於客堂食際忽聞有神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憑君可乎文聞甚驚又曰君疑我也文乃跪曰居貧恐不足降下耳既而灑掃設位朝夕進食甚謹後於室內竊言之婦曰此恐是妖

魅憑依耳文曰我亦疑之及祠饗之時神乃言曰吾
相從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異議文辭謝之際忽堂
上如數十人呼聲出視之見一大鳥五色白鳩數十
隨之東北入雲而去遂不見

糜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家貲巨萬常從洛
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一好新婦從竺求寄載
行可二十餘里新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
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

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快去我當緩行日中必火發

竺乃急行歸達家便移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漢宣帝時南陽陰子方者性至孝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嘗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家凡四侯牧守數十故後子孫嘗以臘日祀竈而薦黄羊焉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南角舉手招成曰此是君家之蠶室我即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十五宜作白粥泛膏於上以後年年大得蠶今之作膏糜像此

豫章有戴氏女久病不差見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謂曰爾有人形豈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汝其夜夢有人告之吾將祐汝自後疾漸差遂爲立祠山下戴氏爲巫故名戴侯祠

漢陽羨長劉玘嘗言我死當爲神一夕飲醉無病而卒風雨失其柩夜聞荆山有數千人噉聲鄉民往視之則棺已成冢遂改爲君山因立祠祀之

搜神記卷四

搜神記卷五

晉 干寶 撰

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佻達無度常自謂已骨清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于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竊相

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宜爲我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災俄而小蟲如塵寅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宫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立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

姓遂大事之

劉赤父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材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斯舉赤父固請終不許尋而赤父死焉

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内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戲自相配匹即以其夕三人同夢蔣

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
其日悉相奉迎其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
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
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已顧之實貪
會對剋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
會稽鄮縣東野有女子姓吴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
其鄉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
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挺力十餘整頓令人問

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今正欲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座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嘗思噉鯉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

陳郡謝玉爲瑯邪内史在京城所在虎暴殺人甚衆有

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暮來至邏所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爲不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既畢邏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便爲虎將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如有一黑衣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殺之便拔刀隱樹側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

以刀當腰斫斷之虎既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止爲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曰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猪祠焉

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年十六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經死遂有靈嚮聞於民間發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

用作事見形著縹衣戴青蓋從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仍呼求載兩男子笑共調弄之言聽我爲婦當相渡也丁嫗曰謂汝是佳人而無所知汝是人當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須臾有一老翁乘船載葦嫗從索渡翁曰船上無裝豈可露渡恐不中載耳嫗言無苦翁因出葦半許安處不著船中徑渡之至南岸臨去語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過然宜使民間粗相聞知翁之

厚意出葦相渡深有慙感當有以相謝者若翁速還去必有所見亦當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濕不至何敢蒙謝翁還西岸見兩男子覆水中進前數里有魚千數跳躍水邊風吹至岸上翁遂棄葦載魚以歸於是丁嫗遂還丹陽江南人皆呼爲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爲息日也今所在祠之

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與母辭訣既而聞有通賓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嘗爲别駕祐亦雅聞其姓字有頃奄然

來至曰與卿士類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欵然今年國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爲趙公明府叅佐至此倉卒見卿有高門大屋故來投與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疾篤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託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繫生時貴賤吾今見領兵三千須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難得不宜辭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無有一旦死亡前無供養遂欷歔不能自勝其人愴然

曰卿位爲常伯而家無餘財向聞與尊夫人辭訣言辭哀苦然則卿國士也如何可令死吾當相爲因起去明日更來其明日又來祐曰卿許活吾當卒恩否答曰大老子業已許卿當復相欺耶見其從者數百人皆長二尺許烏衣軍服赤油爲誌祐家擊鼓禱祀諸鬼聞鼓聲皆應節起舞振袖颯颯有聲祐將爲設酒食辭曰不須因復起去謂祐曰病在人體中如火當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發被灌之又曰爲卿留赤

筆十餘枝在薦下可與人使簪之出入辟惡災舉事皆無恙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與之遂執祐手與辭時祐得安眠夜中忽覺乃呼左右令開被神以水灌我將大沾濡開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於是疾三分愈二數日大除凡其所道當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後乃亡所道與赤筆人皆經疾病及兵亂皆亦無恙初有妖書云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季各督

數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見此書與所道趙公

明合焉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

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慎勿發

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録下條有式名須臾

吏還式猶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忽視之式叩頭

流血良久吏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名今日

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

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已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累爲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至三日日中時果見來取便死

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植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

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閒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之

王莽居攝劉京上言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數夢人謂曰吾天使也攝皇帝當爲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出亭長起視亭中果有新井入地百尺

搜神記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搜神記卷十六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錢萬卷

謄録監生臣周　攸

搜神記卷六

晉　干寶　撰

妖怪者蓋精氣之依物者也氣亂於中物變於外形神氣質表裏之用也本於五行通於五事雖消息升降化動萬端其於休咎之徵皆可得域而論矣

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昌邑社亡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亂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

瑯邪中有怪山世傳本瑯邪東武海中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所自來以爲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未詳其世尚書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禄去公室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羣不救當爲易世變號說曰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

本於天故天有四時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立而爲虹霓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此亦人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衝風

暴雨此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

商紂之時大黿生毛兔生角兵甲將興之象也

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爲狐

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蜕化爲蜮射人

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五寸京房易妖曰地四時暴長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歷陽之

郡一夕淪入地中而爲水澤今歴湖是也不知何時

運斗樞曰邑之淪陰吞陽下相屠焉

周哀王八年鄭有一婦人生四十子其二十人爲人二

十人死其九年晉有豕生人吳赤烏七年有婦人一

生三子

周烈王六年林碧陽君之御人産二龍

魯莊公八年齊襄公田於貝丘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

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嘷公懼墜車傷足喪屨劉向

以爲近豕禍也

魯莊公時有内蛇與外蛇闘鄭南門中内蛇死劉向以爲近蛇孽也京房易傳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國門

闘

魯昭公十九年龍闘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闘其邑中也

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爲九世廟不祀乃立煬

宫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皆馬禍也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上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爲丈夫與妻生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兹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兹謂陰勝陽厥咎亡一曰男化爲女宫刑濫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秦孝文王五年遊朐衍有獻五足牛時秦世大用民力

天下叛之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凡十二人見於臨洮乃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漢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兩龍現於蘭陵廷東里温陵井中至乙亥夜去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又曰行刑暴惡黑龍從井出

漢文帝十二年吳地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長三

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以爲馬不當生角猶
吳不當舉兵向上也吳將反之變云京房易傳曰臣
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
親伐馬生角
文帝後元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京房易傳
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
漢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
京房易傳曰冢宰專政厥妖人生角五行志以爲人

不當生角猶諸侯不敢舉兵以向京師也其後遂有七國之難至晉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簒亂之應也

漢景帝三年邯鄲有狗與彘交是時趙王悖亂遂與六國反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兹謂反德國有兵革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鬬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為近白黑祥也

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謀反烏羣鬬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悟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為越人所斬墮泗水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鬬於國中燕王旦之謀反也又有一烏一鵲鬬於燕宮中池上烏墮池死五行志以為楚燕皆骨肉藩臣驕恣而謀不義俱有烏鵲鬬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

也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于宮故一烏而水色者死楚炕陽舉兵軍師大敗于野故烏衆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顓征劫殺厥妖烏鵲鬬

景帝十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者劉向以為近牛禍内則思慮霿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禍作足而出于背下奸上之象也

漢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

闕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時燕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昭帝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蕪萊山南洶洶有數千人聲民往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

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處有白烏數千集其旁宣帝中興之瑞也

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昭帝時昌邑王賀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至熹平中省内冠狗帶綬以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空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

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雌雞化爲雄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元年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至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五行志以爲王氏之應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衆在位厥妖雞生角又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

宣帝之世燕岱之閒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四子及至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爭訟廷尉范延壽斷之曰此

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以兒還母宣帝嗟嘆曰事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於理而厭人情也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矣未知論人妖將來之驗也

漢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樛結大如彈丸至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京房易傳曰君吝於祿信衰賢去厥妖天雨草

元帝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

槀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故處說曰凡枯斷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也是世祖之應耳

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稾栢葉上民冢栢及楡樹上爲巢桐栢尤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時議臣以爲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今正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貴顯之占桐栢衞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衞

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爲害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

象云京房易傳曰臣私禄罔干厥妖鼠巢

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

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出去後有數人披甲持弓

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

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言不從之咎也

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鳶焚其巢男

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鳶鵲聲往視之見巢爇盡墮

池中有三鸖鷇燒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後卒成易世之禍云

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於信都長五寸以下至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長八丈高一丈一尺七枚皆死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疎

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枝如人頭眉目

鬚皆具亡髮耳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有材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黄色面白頭有髭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其後有王莽之篡

成帝綏和二年二月大廏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二寸是時王莽爲大司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

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雀諸侯銷又

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漢哀帝建平三年定襄有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飲食五行志以爲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圍一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顓木仆反立斷枯復生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

二月前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後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因掘收養之

哀帝建平四年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乃止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曰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爲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絶故後哀帝崩平

帝沒而王莽簒焉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收女子趙春病死既棺殮積七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汝不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王莽簒位

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長安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面俱相向四臂共胷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所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

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兹謂亡上政將變更厥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兩頸下不一也手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于上不敬也上體生于下媟瀆也生非其類婬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

漢章帝元和元年代郡高柳烏生子三足大如雞色赤頭有角長寸餘

漢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洛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于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家屬揚兵京師也

漢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縣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是時梁太后攝政梁冀專權擅殺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

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

齲齒笑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下體齲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妻孫壽所爲京都翕然諸夏效之天戒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哭吏卒掣頓折其腰脊令髻邪傾雖强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冀舉宗合誅

桓帝延熹五年臨沅縣有牛生雞兩頭四足

漢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人身

爲估服行至舍間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爲戲樂是天子將欲失位降在皂隸之謡也其後天下大亂古志有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經二百一十載當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盜短祚極于三六當有飛龍之秀興復祖宗又歷三七當復有黄首之妖天下大亂矣自高祖建業至於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蓋因母后之親十八年而山東賊樊子都等起實丹其眉故天下號曰赤眉於是光武以興祚其名曰

秀至於靈帝中平元年而張角起自稱黃天有衆三十六萬皆是黃巾故天下號曰黃巾賊至今道服由此而興初起於鄴會於真定誑惑百姓曰蒼天已死黃天立歲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於鄴者天下始業也會於真定也小民相向跪拜趨信荆揚尤甚乃弃財產流沈道路死者無數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興至黃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亂漢祚廢絶實應三七之運

靈帝建寧中男子之衣好爲長服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裾而上甚短是陽無下而陰無上天下未欲平也後遂大亂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有婦食夫河南有夫食婦夫婦陰陽二儀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陰陽相侵豈特日月之眚哉靈帝既沒天下大亂君有妄誅之暴臣有劫弑之逆兵革相殘骨肉爲讐生民之禍極矣故人妖爲之先作恨而不遭辛有屠乘之論以測其情

也

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黄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内悉出道路斷絶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黄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餧牽而勝之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許其一枚宿昔暴長長一丈餘麤大一圍作人狀頭目

鬢鬚髮俱具其五年十月壬午正殿側有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竪根上枝下又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鬢其於洪範皆爲木不曲直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

靈帝光和二年洛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俱前向以爲不祥墮地棄之自是之後朝廷霿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

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光和四年南宫中黄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黄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宫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爲天子步欲前收之因忽不見

光和七年陳留濟陽長垣濟隂東郡究句離狐界中路邊生草悉作人狀操持兵弩牛馬龍蛇鳥獸之形白黒各如其色羽毛頭目足翅皆備非但彷彿像之尤純舊説曰近草妖也是歲有黄巾賊起漢遂微弱

靈帝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至建安中女子生男亦兩頭共身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鳴已因亂鬭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

漢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櫑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櫑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

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戶有兼屍蟲而相食者魁櫑挽歌斯之效乎

靈帝之末京師謡言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爲中常侍段珪等所執公卿百僚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還

漢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歛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隂爲陽下人爲上其後

曹公由庶士起

獻帝建安七年越嶲有男子化爲女子時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此變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山陽公

建安初荊州童謡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爲牧民又豐樂至建安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孑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敗也是時

華容有女子忽啼呼曰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遣馬里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曹公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荆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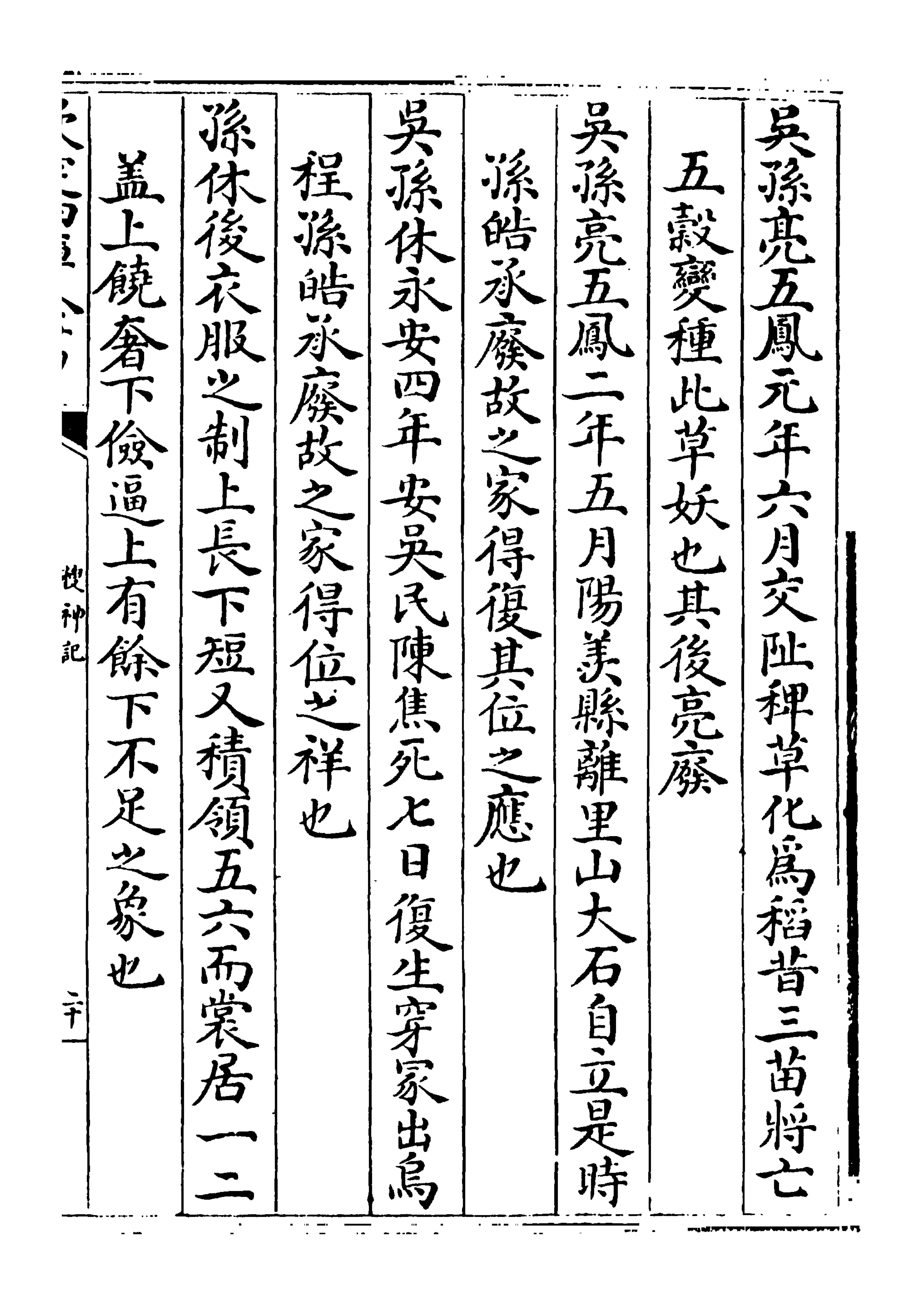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魏武惡之遂寢疾是月崩是歲為魏文黃初元年

魏黄初元年未央宫中有鹰生燕巢中口爪俱赤至青龙中明帝为凌霄阁始搆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高堂隆对曰诗云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今兴起宫室而鹊来巢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

魏齐王嘉平初白马河出妖马夜过官牧边鸣呼众马皆应明日见其跡大如斛行数里还入河

魏景初元年有燕生巨鷇于卫国李盖家形若鹰吻似燕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异宜防鹰扬之臣於萧牆

之内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蜀景耀五年宫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深憂之無所與
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
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
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
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差動吳城兩門飛落明年
權死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爲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羡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是時孫皓承廢故之家得復其位之應也

吳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烏程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蓋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象也

搜神記卷六

搜神記卷七

晉 干寶 撰

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黄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

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案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

晉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腰此君衰弱臣放縱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爲車乘者茍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篾爲純蓋古喪車之遺象晉之禍徵也

胡床貊槃翟之器也羌煑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來中國尚之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賓皆以爲先兆也

晉太康四年會稽郡蟛蜞及蟹皆化爲鼠甚衆覆野大食稻爲災始成有毛肉而無骨其行不能過田畻數日之後則皆爲牝

太康五年正月二龍見武庫井中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後七年藩王相

害二十八年果有劉石僭竊神器皆字曰龍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獲兩足虎虎者陰精而居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其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於河間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革起于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

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時帝多疾病深以後事爲念而付託不以至公思瞀亂之應也

太康中有鯉魚二枚現武庫屋上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是兵之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現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及惠帝初誅皇后父楊駿矢交宮闕廢后爲庶人死于幽宮元康之末而賈后專制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閒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搆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初作屐者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蓋作意欲别男女也至

太康中婦人皆方頭屐與男無異此賈后專妒之徵也

晉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髻始自宮中天下翕然化之也其末年遂有懷惠之事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其舞抑手以執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反覆至危也杯盤酒器也而名曰晉世寧者言時人苟且飲食之間而其智不可及遠如器在手也

太康末京洛為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自後楊駿被誅太后幽死楊柳之應也

晉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及帝晏駕王室毒於兵禍

晉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佩兵又以金銀象角瑇瑁之屬為斧鉞戈戟而戴之以當笄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食異等今婦人而

以兵罷為飾畚妖之甚者也於是遂有賈后之事

晉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乃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為惡不悛故鐘出涕猶傷之之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一身而男女二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好淫天下兵亂由男女氣亂而妖形作也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曰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為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女體化而不盡男體成而不徹畜妻而無子

元康五年三月臨淄有大蛇長十許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

元康五年三月吕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其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

元康七年霹靂破城南高禖石高禖宮中求子祠

也賈后妬忌將殺懷愍故天怒賈后將誅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傚為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鐓住則植之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

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為散髮倮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其後遂有劉石之亂

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

而登岸百姓驚歎相告曰石來尋而石氷入建鄴

太安元年四月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

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竟入

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

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太安中江夏功曹張騁所乘牛忽言曰天下方亂吾甚

極爲乘我何之騁及從者數人皆驚怖因紿之曰令

汝還勿復言乃中道還至家未釋駕犬又言曰歸何早也騁益憂懼祕而不言安陸縣有善卜者騁從之卜卜者曰大凶非一家之禍天下將有兵起一郡之內皆破亡乎騁還家牛又人立而行百姓聚觀其秋張昌賊起先略江夏誑曜百姓以漢祚復興有鳳凰之瑞聖人當世從軍者皆絳抹頭以彰火德之祥百姓波盪從亂如歸騁兄弟並爲將軍都尉未幾而敗於是一郡破殘死傷過半而騁家族矣京房易妖曰牛

能言如其言占吉凶

元康太安之閒江淮之域有敗屩自聚於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視之悉復如故或云見貍銜而聚之世之所說屩者人之賤服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也道者地里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今敗屩聚於道者象下民疲病將相聚爲亂絕四方而壅王命也

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之攻長沙也反軍於鄴內外

陳兵是夜戟鋒皆有火光遥望如懸燭就視則亡焉其後終以敗亡

晉懐帝永嘉元年吴郡吴縣萬詳婢生一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黄色大如椀

永嘉五年枹罕令嚴根婢産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時帝沵㥁帝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爲逆曜所害

永嘉五年吴郡嘉興張林家有狗忽作人言云天下人

人饑餓死於是果有劉石之亂天下饑荒焉

永嘉五年十一月有蝘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臨之益曰此郡之東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

永嘉六年正月無錫縣欻有四株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璞筮延陵蝘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

永嘉中壽春城内有豕生人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識者云豕北方畜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易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俄爲元帝所敗

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恠之曰此古練纕之布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懐慜晏駕

昔魏武軍中無故作白帢此縞素凶喪之徵也初横縫

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帢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帢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於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於大耻也其後二年永嘉之亂四海分崩下人悲難無顏以生焉

晉愍帝建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爲晉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蔡縣吏任喬妻胡氏年二

十五産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腰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内史吕會上言按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畒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屬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休顯見生於陳東之國蓋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躍謹畫圖上時有識者哂之君子曰知之難也以臧文仲之才猶祀爰居焉布在方册千載不忘故士不可以不學古人有言木無枝謂之瘣人不學

謂之晢當其所蔽蓋闕如也可不勉乎

晉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大旱十二月河東地震去年十二月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是時淳于伯寃死遂頻旱三年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又寃氣之應也

晉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東門有牛生犢一體兩頭京房易傳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涌水出山崩此王敦陵上之應也

太興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諒有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不能自生十餘人以繩引之子死母活其三年後苑中有牛生子一足三尾生而即死

太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别生而死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敦陵上

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

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居在揚州亦性好淫

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則天下大亂若在腹則

天下有事若在背則天下無後

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災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

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絶舊說所謂

濫災妄起雖興師不能救之之謂也此臣而行君亢

陽失節是時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也

太興中兵士以絳囊縛紒識者曰紒在首爲乾君道也

囊者爲坤臣道也今以朱囊縛紒臣道侵君之象也爲衣者上帶短纔至於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爲袴者直幅無口無殺下大之象也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花如蓮花五六日而萎落說曰易說枯楊生花何可久也今狂花生枯木又在鈴閤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

舊爲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初王敦南征始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爲長柄將執其柄以制其羽翼也改十爲八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

晉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傳曰蛇見于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搜神記卷七

搜神記卷八

晉 干寶 撰

虞舜耕於歴山得玉歴於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已體道不倦舜龍顔大口手握褒宋均註曰握褒手中有褒字喻從勞苦受褒飭致大祚也

湯既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湯乃以身禱於桑林翦其爪髪自以為犧牲祈福於上帝於是大雨即至洽於四海

呂望釣於渭陽文王出遊獵占曰今日獵得一狩非龍非螭非熊非羆合得帝王師果得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同車載而還

武王伐紂至河上雨甚疾雷晦冥揚波於河衆甚懼武王曰余在天下誰敢干余者風波立濟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氤氣起乃呼顔回子夏同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打麟傷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

來汝姓為誰兒曰吾姓為赤松名時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為赤劉陳項為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日周亡赤氣起火耀興玄丘制命帝卯金

孔子修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

乃洪鬱起白霧摩地白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媪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栢插其首媪曰彼二童子名為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陳倉人捨媪逐二童子童子化為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

得其雌又化為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時為立祠陳寶其雄者飛至南陽今南陽雉縣是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殷殷如雄雉其後光武起於南陽

宋大夫邢史子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問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終後

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謂魏之興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後其年數則錯未知邢史失其數耶將年代久遠注記者傳而有謬也

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娛遊者日有十數孫休永安三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忽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

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恐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歸於司馬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聳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曳一疋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是歸於司馬也

都水馬武舉戴洋為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
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
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夢

搜神記卷八

搜神記卷九

晉 干寶 撰

後漢中興初汝南有應樞者生四子而盡見神光照社樞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天祥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子孫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車騎將軍巴郡馮緄字鴻卿初為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憲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卜云此吉祥也君後三歲

當為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為名後五年從大將軍南征居無何拜尚書郎遼東太守南征將軍

常山張顥為梁州牧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入市忽然墜地人爭取之化為圓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以上聞藏之秘府後議郎汝南樊衡夷上言堯舜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顥後官至太尉

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於牀張氏

祝曰鳩來爲我禍也飛上承塵爲我福也即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鉤遂寶之自是子孫漸富貲財萬倍蜀賈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鉤與賈張氏既失鉤漸漸衰耗而蜀賈亦數罹窮厄不爲已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力求於是賫鉤以反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鉤云

漢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雨何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

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巳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不沾漬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䇿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産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

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
公矣
賈誼為長沙王太傅四月庚子日有鵩鳥飛入其舍止
於坐隅良久乃去誼發書占之曰野鳥入室主人將
去誼忌之故作鵩鳥賦齊死生而等禍福以致命定
志焉
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將篡漢謀舉義兵兄宣
教授諸生滿堂羣鵝雁數十在中庭有狗從外入嚙

之皆死驚馬救之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數日夰夷其三族

魏司馬太傅懿平公孫淵斬淵父子先時淵家數有怪一犬著冠幘絳衣上屋欻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揺占者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耶出仍入

坐少頃復起犬又銜衣恪令從者逐之及入果被殺

其妻在室語使婢曰爾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頃愈

劇又問婢曰汝眼目瞻視何以不常婢蹷然起躍頭

至於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於

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

吳戍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

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後人白喜謀叛

合門被誅

賈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録充引入一徑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者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暗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誅充因叩頭流血府公曰汝所以延日月

而名羅若此者是衛府之勲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虡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錯經日乃復至後謐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庾亮字文康鄢陵人鎮荆州登厠忽見厠中一物如方相兩眼盡赤身有光耀漸漸從土中出乃攘臂以拳

擊之應手有聲縮入地因而寢疾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從來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

東陽劉寵字道弘居於湖熟每夜門庭自有血數升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為折衝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炊飯盡變為蟲其家人蒸炒亦變為蟲其火愈猛其蟲愈壯寵遂北征軍敗於壇丘為徐龕所殺

搜神記卷九

搜神記卷十

晉　干寳　撰

漢和熹鄧皇后甞夢登梯以捫天體蕩蕩正清滑有若鍾乳狀乃仰嗡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䑛之斯皆聖王之前占也吉不可言

孫堅夫人吳氏孕而夢月入懷已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懷以告堅曰妾昔懷策夢月入懷今又夢日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

乎

漢蔡茂字子禮河内懷人也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禾三穗茂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禄也取中穗是中台之象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禄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

周擥嘖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息臥夢天公過而哀之敕外有以給與司命按錄籍云此人相貧限不過

此惟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夫婦戮力晝夜治生所爲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嘗往周家傭賃野合有身月滿當孕便遣出外駐車屋下産得兒主人往視哀其孤寒作粥糜食之問當名汝兒作何嫗曰今在車屋下而生夢天告之名爲車子周乃悟曰吾昔夢從天換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貸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大富於周家

夏陽盧汾字士濟夢入蟻穴見堂宇三間勢甚危豁題
其額曰審雨堂

吴選曹令史劉卓病篤夢見一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言
曰汝著衫汙火燒便潔也卓覺果有衫在側汙輒
火浣之

淮南書佐劉雅夢見青蜥蜴從屋落其腹内因苦腹
痛病

後漢張奂為武威太守其妻夢帝與印綬登樓而歌覺

以告奐奐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後臨此郡命終此樓後生子孫建安中果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急孫恥見擒乃登樓自焚而死

漢靈帝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絶其命渤海王悝既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氏及悝自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恐尋亦崩

吳時嘉興徐伯始病使道士呂石安神座石有弟子戴

本王思二人居住海鹽伯始迎之以助石晝卧夢上天北斗門下見外鞍馬三匹云明日當以一迎石一迎本一迎思石夢覺語本思云如此死期可急還與家别不卒事而去伯始怪而留之曰懼不得見家也間一日三人同時死

會稽謝奉與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謝忽夢郭與人於浙江上爭樗蒱錢因為水神所責墮水而死已營理郭凶事及覺即往郭許共圍棊良久謝云卿知吾來意

否因說所夢郭聞之悵然云吾昨夜亦夢與人爭錢如卿所夢何期太的的也須臾如廁便倒氣絕謝為凶具一如其夢

嘉興徐泰幼喪父母叔父隗養之甚於所生隗病泰營侍甚勤是夜三更中夢二人乘船持箱上泰床頭發箱出簿書示曰汝叔應死泰即於夢中叩頭祈請良久二人曰汝縣有同姓名人否泰思得語二人云張隗不姓徐二人云亦可强逼念汝能事叔父當為汝

活之遂不復見泰覺叔病乃差

搜神記卷十